

芝翁高拜石著

古春風樓瑣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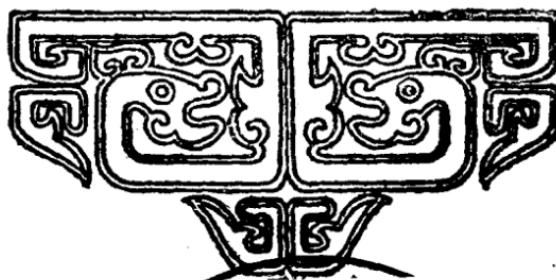
三版

第十七集

169960

古春風樓瓊記

第十七集 · 高拜石遺著



台灣新華

古春風樓記

〔集七十第〕

著作者：高拜石

發行人：沈岳

出版者：台灣新生報社

經銷者：台灣新生報社
讀者服務部

地址：台北市延平南路二二七號
電話：三八一三七九一（十線）
郵撥帳號：六二一八八

印刷者：嘉信印刷廠

地址：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
電話：五八一一六八二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
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

(海外郵費另計)

| | |
|--------|------|
| 中華民國年年 | 精新美港 |
| 六十七年 | 裝台 |
| 六十八年 | 本幣金幣 |
| 六九年 | 全三八五 |
| 集千百 | 集 |
| 月月 | 月 |
| 十三 | 三十 |
| 日再 | 日四 |
| 版 | 版 |
| 價 | 訂 |
| 整 | 元 |
| 整 | 元 |
| 整 | 元 |

全集二十冊

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

(第十七集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考記室所選之一篇祭黃花岡文 | 三 |
| 孝親愛國碩德崇勳的莫德惠先生 | 七 |
| 述往思來的感惕 | 三七 |
| 由爆竹談昔時火器 | 四〇 |
| 由幕賓談到清代的師爺 | 四八 |
| 清季變更學制後之學堂 | 六七 |
| 滿清一代書院之嬗變 | 八五 |
| 上辛祈穀的北平祈年殿 | 九〇 |
| 美國白宮所藏的周玉山之詩 | 九四 |
| 與林琴南同時的一個譯述家 | 一〇一 |
| 斯坦因敦煌石室攫寶記 | 一一五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個替中國工作三十年的英國人 | 一二三 |
| 從一副對聯談起龔孝珙其人 | 一四一 |
| 清代的「尚方寶劍」與王命旗牌 | 一五二 |
| 清代的官場儀制述趣 | 一六〇 |
| 慈禧后及其弟弟親家桂公爺 | 一六六 |
| 清代八旗挑選秀女的故事 | 一八一 |
| 西湖林墓與林祠林社 | 一九七 |
| 道光十年的廣州盼師夫人事件 | 二〇七 |
| 臺露庵駢渠道人施山 | 二二九 |
| 周養庵巧賺佔退谷 | 二三七 |
| 福建第一任都督孫道仁 | 二四三 |
| 李思浩貧病死上海 | 二五〇 |
| 殷汝耕落水前後經過 | 二七〇 |
| 邵力子一段負心舊事 | 二八八 |

考記室所選之一篇祭黃花岡文

民元前兩年，廣州新軍舉義失敗後，革命黨同志仍圖再舉。總理 孫中山先生，因於是年十月，在英屬庇能，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鄧澤如等，密商再舉計劃。決定以破釜沉舟之決心，一舉攻佔廣州。廣州下後，即以黃興率軍出湖南，向湖北進取；趙聲一軍出江西，直趨南京。待攻破寧鄂，即會師北上，直搗幽燕。計定後，即由黃趙等策劃布署。發難日期，原定三月十五日，因溫生才刺殺孚琦事件，清吏戒備甚嚴，展期至三月二十九日舉事。焚攻總督衙門，不幸戰敗，同志陣亡或被擒殺者八十六人，事後由潘達微檢收殘骸得七十二具，叢瘞黃花岡上，史稱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」。

民國建立，南京各界曾舉行「廣州死義諸烈士追悼大會」，黃興有一極沉痛的輓聯，句爲「七十二健兒，酣戰春雲湛碧血；四百兆國子，愁看陰雨濕黃花」。其後 國父開府廣州時，黃花岡烈士墓也建造完成了。 國父也有一篇祭文，句云：「炎黃代祖，漢族中燐，張我義聲，實起西南。百夫同力，風激霆迅，以我血肉，廻茲刼運。志則以申，身則同命，求

仁得仁，抑又何恨！在清末造，神州傾圮，厨俊雲興，前仆後起。鬪智爲法，角力曰窮，殲厥渠魁，庶幾有功。惟此珠江，犬羊所窟，中原恣睢，莫敢先發。壯哉先烈，回此陽九，虎穴銜力，仇牧隕首。殺氣連雲，元精貢日，武昌繼之，遂夷清室。當其壯往，脫然生死，及其成功，一瞑不視。連遭至今，中原鼎沸，羣盜猶張，夫豈初志？予亦有言，知難行易，以寡敵衆，乃克攸濟。桓桓諸公，正夫之特，願起九原，化身千億。風雲猶壯，歲月如新，撫往思來，倏及茲辰。東山之阡，新宮翼然，昔時血骨，今日山川。士女躋踰，存餚醞酒，匪曰報功，惟以勸後，尚饗。」

民國二十二年的黃花節，廣州報紙上，刊出一篇「祭黃花岡」的駢體文一則，寫得很生動，句爲「有生有死，何足動心，沒世無名，古來共疾。是以劉生慷慨，遺恨并州，義相從容，捐軀燕市，莫不厲長存之浩氣，懸萬丈之光芒，而人傑地靈，足壯山河之色，遺聲餘烈，彌增風景之思，若使綠水依然，青山宛在，而英雄事散，流沫披紛，能無慨乎！粵以辛亥之年，黃花岡諸烈士，舉義於羊石。行爲世先，氣寒虜膽，疲兵再戰，恍同李尉之風霜，殺敵登陴，無殊申子之拷勃，全師盡墨，勇士喪元，欲有甚於求生，事非今之所有，嗚呼烈矣！」



祭文上半段，辭句頗爲悱惻，接着寫道：「昔杜陵謁蜀相之祠，韓公祭田橫之墓，猶望千秋而遙集，曠百世而相感，矧夫流風未渫，故老能言者歟？所望忠烈之魂，來歸息壤，歲時之奠，無恨首邱，幽光結而馨烈流，芳澤彰而名秀著。從此黃花瑟瑟，長爲晚節之香，白楊蕭蕭，非復愁人之樹，庇此貞魄，以壯山靈。蓋坯土埋忠，青山之常，萬流仰烈，後死之情也。因時展謁，百感如沸，敢擣所懷，敬弔山骨。尚饗！」

這篇祭文，原來是考記室試卷的元選，並不是用來祭奠讀的。民國廿二年，陳濟棠的第一集團軍總部，因想羅致一些掌書牘的人才，由沈演公李懷霜陳元潭三人的建議，而有招考記室之舉，但求通人，不限資格。布告中有云：「徵求巖澤，儘有梗楠杞梓之材，賞識風塵，應出牝牡驪黃之外，所翼鴻都巨子，翩然來臨，幸毋空谷足音，仍教終杳，此日奇文共賞，不恤尋行楮墨之間，他時以禮爲羅，儘有脫穎出囊之會。」等語。這個別開生面之招試，報名者達二千三百餘人，有私塾的老師，有學校的教員，也有大學的畢業生。試場在中山大學，計佔了廿三個教室。

初試分兩日舉行，首日試題，均爲史論，四題任作一題完卷，其中記有「論漢武帝寵黜

百家表章六藝」及「商鞅變法而秦強，王安石變法而宋弱」。次日，第一場爲黨義，第二場爲駢文，題即祭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文，因時爲三月，故以此應景也。

初試的史論與駢文，一般老師宿儒固優爲之，青年人亦有能完卷的，但曳白的却也不少，至於黨義，則又難倒老考生了。初試放榜，冠軍爲王樹，以下有名者僅六十四人，爲投考的總數百分之三弱，故到總部門前看榜的，失意者頗也不少。

覆試爲公文及詩，詩題爲「登粵秀山」，不拘體韻，赴考者准攜詩韻入場，但亦聲明「不作者聽」，因之亦不少擇筆的。此次考試規定取錄者分甲乙等，甲等以上校秘書任用，乙等以中少校任用。及覆試榜發，冠軍仍是王樹，但亦祇列乙等，據傳因王年紀尚輕，主事欲培其閱歷，再予擢升。

衡文之沈李陳三人，均屬久擅文名之士，當日王樹所作「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藝」一文，以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作表證，把新舊思想冶爲一爐，沈李閱後，均爲激賞，後所作祭黃花岡文，陳元燁才閱首數句，即嘆爲卓犖不羣，走向陳伯南，伯南也許爲元選，連叫「好！好！」即刻送到報館裏去發表！」此廣州報紙上所以刊載的由來也。

孝親愛國碩德崇勳的莫德惠先生

一代耆賢，國之大老，吉林莫德惠先生，在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十七日的下午五時十分，以八十有六的高齡，壽終榮民總醫院。易簣之前，他留下寶貴的遺言：

「政府由臺灣基地，反攻大陸，摧毀暴政，重建三民主義之新中國，在最近期內必能實現。深盼海內外同胞，尤其東北同鄉，追隨總統，上下一心，精誠團結，完成此偉大光榮之歷史使命，全世界民主自由，亦利賴之。」

莫先生以無黨無派的超然之身登仕以來，六十年中，壯猷襄國，宏論匡時，亮節高風，萬流仰鏡，尤其對於反共復國的大業，致力惟勤，當他自知將走完人生的途程，還念念不忘於反攻大陸，蓋棺論定，這位老人的生平，真稱得起一代完人。昔人有云：「外和而神融，內充而面晳，知言能窮天下之理，養氣以任天下之事，後乎千載而有存，中乎兩間而無愧。」這幾句話，如以爲此老畢生的評語，尤稱確當。

莫氏占籍吉林之雙城縣。清同治間，左文襄振旅西陲，戡定邊圉，他的尊人福泉先生，

隨軍遠出玉門，于役新疆者十九年，丕著懋績。光緒二年丙子，與馬太夫人在軍次成婚，他生於光緒九年癸未的農曆三月初十日，兒時其母常哺於所居之紅柳下。紅柳一名樛柳，亦稱西河柳，新疆所產特多，柳葉可入藥，爲當年貢品。天性純厚的他，憧憬襁褓時的景色，長念劬勞，對柳時繫孺慕之思，至老猶篤，曾有「天山是我幼時家，長記爺娘喚小娃。紅柳料應如昨日，劬勞未報恨無涯」之句，並倩當代北溥南張兩大畫師，各寫一圖，張之座右，以寄長想，心奮大師題云：「十載從軍擁節旄，輪臺明月玉門高，八旗戰士還家日，遼海春風解戰袍。」及「邊塞生逢征戍日，蹉跎兩鬢已成絲，烽煙又隔關山路，紅柳花開望母時。」大千大師也題得好：「南北東西此亂離，故山誰知得歸遲，黃沙檉柳三邊月，報母悲深白髮兒。」

他的封翁，於軍事底定後，授爲吉林都統，當時交通不便，他隨父母經瀚海過榆關，歷三年行萬里路，方抵雙城原籍，時方五歲，越兩年始入私塾，十歲考入義學，蒙師張勉亮命名德惠，字以柳忱，屬望於他是：「修德於己，布惠於民，惠和柳聖，柳念慈親，名號多從心字，以求莫虧」。他終身感懷師訓，佩念終身，雖白頭弗諼此志。由於幼年時代，所受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書房教育，故能內而修省身心，涵濡情性，外而盡孝行悌，篤實踐履，養

成了他寧靜澹泊磊落光明的崇高品性。到他二十歲時，已是從經過八國聯軍蹂躪的大災難之後了，他應了童子試進過學，他對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」的試題，行文時於范註「臨利害，遇事變，然後所守可見」之義，尤多所發揮，學使裴某，許爲國器，也定下了他立身行事的抱負。



泮水採芹之後，他曾在同邑趙氏家塾做過兩年的童子師，這是科舉時代秀才準備赴秋闈之前教學相長的好良法。但不久清廷推進新政，停試制科，爲了順應潮流，改途上進，遂考入北洋高等巡警學堂。

北洋高等巡警學堂之設，是庚子之後，清廷鑒於辛丑條約外國對於中國枷鎖之加重，非卽推行新政不足以圖存。除設巡警部，並分司主辦警政、警法、警保、警學、警務外，並於京畿成立警務學堂，特派大員主持其事，訓練京畿候補道員以下、或文職進士舉人、武職總兵以下人員，授以各種學科術科。計前後畢業四期，五期以後始改名北洋高等巡警學堂，修業期限爲三年，最後半年爲實習。莫氏於卒業後，奉派掌理哈爾濱警察局，時爲宣統元年。當時作奸犯科者，每以中東路附屬地區爲逋逃藪，官吏每爲之束手。莫氏以外人包庇，實爲

助長亂源，決心予以糾正，遇有案件依法與俄方交涉，督警入界逮捕歸案，俄人亦不敢公然袒護。他以警察有「和平軍人」之稱，除維護治安外，對於防水救災撲滅疫病等等，亦身先員警，積極工作，嘉惠閭閻靡渺。

民國肇建，他當選衆議院議員，二年十一月四日，國會停會，袁世凱大施其狄克推多之手腕，下令取消議員資格。當時各省主政者，以議員多屬地方俊彥，加以羅致，任以顯職，他却選擇了地方行政工作，他說：「議員是爲人民謀福利的，既不能行使職權，不如做個縣長，一樣爲民衆服務，還來得直接而親切。」路過遼寧，正值俄人卵翼之巨匪陶什陶股猖獗，遼北一帶，雙山縣首當其衝，百姓逃亡，農田荒蕪，匪衆四處伏竄，地方治安無法維持，財用枯竭，縣政陷於瘫瘓，省長張今頤（錫鑾）將軍，欲找個有魄力有擔當的適當人選，去主持縣政，和他談起，他慨然答應赴雙，規劃治安，撫輯流亡，短期內秩序即告恢復，逃散各處的民衆大集，縣鄉學校，亦恢復絃誦。此外，他又設法招徠內地農民，授田免賦，獎勵墾殖，致力於縣境之根本建設。暮年之後，不僅形成了邊區各縣之中心，且樹立了省城北部治安之永久屏障，對俄人覬覦滿蒙的野心，作週密之遏阻與打擊。他擬有三年治縣計劃，準備實施，以國會恢復，辭職赴北京出席，至國會第二次解散始又返籍，其時吉林田賦混亂，闢

法湧動，省長郭宗熙知道他廉而且能，邀請擔任全省官產處長，兼官銀號監理官，他在幾個月中間，精心擘劃，在利民安民的原則下，秉公而行，績效大著。



民國七年，郭宗熙去職，徐鼐霖繼主吉林省政，要他參加安福系，並許以實業廳長，他峻詞拒詞；徐竟將省官產處裁撤，並更調監理官來威脅，他亦不爲所動。旋以榆林縣地方情形特殊，政令無法推行，田賦不納者達五年之久，省議會議長于慕忱，面見徐鼐霖，推請莫氏出長該縣。當其時吉督孟恩遠與黑督鮑貴卿部隊發生衝突，雙方調兵遣將，幾釀戰禍，日俄欲收鵠蚌之利，危機遍佈，他和劉哲劉文田及農工團體共同出面調停，解除了兩省糾紛，地方才免糜爛。及聞發表榆林縣長之訊，慨然承諾，即日赴任，以「團結合作」爲號召，並整編警團，普及教育，開發地利，獎掖工商，惠政之流，精誠所格，紳民欣然附和，化除畛域，通力合作，這個位居遼省中心擁有七八十萬人口之榆林縣政，成了各縣的模範。

正當榆林縣政百廢俱舉之時，滿洲里一帶鼠疫猖獗，侵延到哈爾濱來。這地方在清末曾經發生一次鼠疫，死亡萬餘，談者色變，遼省當局以莫氏在濱江主持警政時，防疫工作著有績效，特將他調任濱江縣長，彼時疫症蔓延甚速，死亡者多至四萬餘人，屍骸遍地，他不顧

危險，天寒地凍中深入疫區，全力撲滅疫氣。一面採取最新醫療方法，悉力防治染患，到次年春，才將舉世震恐之惡疫，予以根除，協同防疫的伍連德醫官謂數月間與猖獗之惡疫搏鬪，無異於沙場浴血。因此，中外人士無不深讚他勇於任事與惠以臨民的精神。

民國十一年，國會第三次復會，他又辭卸縣篆，赴京出席。及曹錕醞釀賄選，閣潮澎湃，他感到狂濶非隻手可遏，次年返遼，就任依蘭道尹。這地區是東北而又極東北的地方，與強俄接壤。他在任時，對於內政外交的處理，出以審慎，不時輕車簡從，出巡轄屬各縣，督導縣政，尤注意興利除弊，以保民爲第一要義。第二次奉直大戰之後，段祺瑞入京，成立執政內閣，以莫氏署農商總長，並旋派兼關稅特別委員會委員，對段多所贊佐。十四年間因主張接受尊重民意，未被採納，遂興退志，段乃有派他赴歐美日本考察實業之命，以秦瑞珍兼代部務。但他回抵瀋陽時，適王永江辭職，即由他繼了奉天省長之任。

當時東北僅分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省區，奉天是包括了後來的遼寧遼北安東三省，沃野千里，爲吉黑兩省的表率。莫接任之始，即定下施政綱要，以安定地方，鞏固內部，防範外侮，發展教育，拓展交通建設諸大端。這些措置，看似不難，做來却不容易。舉其一二事，如發展教育一項，他擴充了在瀋陽北陵的東北大學，請前任省長王永江專任，自己以全力來

支持，使成爲高級育才的學府；他自己和教育廳長祁公亮全省教育會長馮子安等合力推行，對於各縣中小學，及鄉村中，則積極普遍設立，普建校舍，廣泛招生，提高一般教育水準。



對於路政的建設，認爲公路與鐵路，均應同時齊舉，延聘專家，審度形勢，在西部建造打通路，京奉路的打虎山直達通遼，與洮昂路銜接，直達黑龍江；在東部建造奉海路，由瀋陽到海龍，和吉海路銜接，直達吉林省，這樣，三省來往交通，由於兩路的接駁，不論軍事政治以及經濟，都增加了重要的價值。又當籌建之始，外人都爭欲投資，要求代建，或介紹工技人員，尤以日本方面，最爲積極。而奉海路所經各地，都是橫路山脈，涵洞工程更是艱鉅繁複，打通路也有鉅大橋樑，外國工程家輕視中國的技術工程人才，認爲決不易完成。莫氏以往吾國築路多數都是借重外籍人員，致本國人才沒有展試的機會。更以東北情形特殊，尤宜避免貸借外資，於是他決定自籌資金，並徵求技術專才人員，付以權責，課以時日。在事人員聞之無不格外興奮，路工期限提前完成，支出各費也只有預算十之七八。外人觀者，無不驚嘆。

時才四十四歲的莫省長，還自兼了財政廳長，精力充沛，對於理財更具有通盤計劃。維時東北經濟動脈繫於鐵路，日方經營之南滿鐵路及其附屬用地，東省施政早有不良影響；因此他對省營奉海四洮打通洮昂並京奉路關外線沿路，率先釐定法則，納入軌範；至各路用款，除本身收入外，所有各路建設購製等費，確切為所需要者，均以省庫財力，儘量支付，進而加強管理，相互聯運，使能貨暢其流，經濟賴以繁榮，各項稅收便達成最高紀錄。

他以為開源雖達成目的，同時還得節用，節用之要，則為嚴覈用途之當與不當，若是重要急需，如交通建設，教育推展，無論多寡，一定如數撥付。至於軍事費用，本難應付，撙節更不容易，他對軍事部門的預算，尤其是兵工部門，核算特嚴，主持兵工者見其秉公踏實，故亦充分配合，所以能達到款不虛糜財盡其用的理想。

開源節流與興利除弊是相表裏的。東省地沃產豐，田賦收入為大宗，但地主多屬豪門有地六千日以上的，（每日六畝，六千日共二萬六千畝，合臺灣之兩千六百甲）滯繳田賦，對政府催征，均不置理，其他小戶，亦羣相效尤。莫下令各縣，依法依限，確實督征，如有抗違，即行法辦。他令出必行，豪門竟為之屈，從此便不敢再延滯了。此外對於鹽稅，亦從新釐定，嚴密緝私，稅額因而溢增，省庫亦由以日裕，軍政費也就日充了。